

9491/45
昆山文史

第七輯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昆山县委员会

文史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昆 山 文 史

第 七 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昆山委员会
文 史 征 集 委 员 会 编

★

★

★

本辑编辑

尤健利
祝崇炎

金 达
徐伟华

京師亭林祠原在慈仁寺道光二十三年何紹基倡議建之
曾文正公題額未滿記王德書每春秋戊戌日及五月二十有八
先生生辰一歲三祭凡名公鉅卿鴻生碩儒咸與祀事有題石
額二卷他先哲間取而不舉誠爲蘇人願望劉君理移祀十
里莊蘇太西園正屋祀范文正公西廡祀亭林公祀者遂隱蘇
山人吳方宅乙卯春往祭先生於蘇未幾俄復遷舊祠鄉人
人皆以爲此祠仍舊不黃亦遷入都見題名錄曰此皆名人多能
而不付印以晦獲贏以於祠宇不而序乎方宅欲出從其議頃印
千冊費銀五十元擬每冊售一元海內賢士大夫度必不棄師
先生而樂成是舉者乎率賦哀歌以記其事

學研先生集卷之二 舊藏 廣德府民家藏 於道無心 于 處玩如夢 見之其書係
 先生手跡 自書 行 錄 之 未 年 以 然 則 有 望 凡 此 鄉 邑 山 鄉 則 生 社 十 里 之 一 地
 為 些 不 備 到 險 甚 况 書 一 簡 而 知 日 友 志 此 理 者 所 不 能 及 惟 江 南 亦 嘗 有 載 家 卷 身
 觀 全 打 皇 之 書 而 也 省 此 卷 之 此 種 家 之 向 之 定 者 也 又 于 關 山 東 以 西 廣 西 亦 有 此
 得 採 輯 先生 系 有 此 片 卷 行 之 目 乃 亦 為 高 而 博 涉 者 有 之 士 此 書 真 今 聞 粵
 院 臨 析 到 二 次 始 複 徵 集 年 溫 昌 蔣 宜 功 留 錄 而 今 行 未 熟 思 原 原 系 為 力 校
 真 同 治 乙 未 年 予 在 王 公 憲 將 呂 需 也 書 在 萬 山 四 月 因 悉 抄 本 有 夫 屬 同 年 嚴 蜀 春
 中 憲 所 送 到 此 冊 卷 各 力 姜 俱 用 未 年 也 然 二 冊 中 必 係 危 壽 昌 福 江 或 普 拉 誤 以
 傳 中 者 去 云 云 遂 不 果 揣 知 此 書 在 人 間 上 有 兩 冊 矣 因 所 為 下 故 所 錄 其 書 再 刊

清同治八年三月三日，北京学林祠春祭时，周春昌记述的关于学林先生《肇域志》原稿暨钞本流传情况

采自《亭林祠会祭题名录》

目 录

纪念顾亭林先生诞生三百七十五周年

- 顾炎武的治学精神.....沈嘉荣 (1)
- 北京亭林祠会活动散记.....柯信之 整理 (5)
- 清初爱国学者顾炎武在华阴.....
-孟均夫 阎智亭 郭守义 (11)
- 顾炎武与曲沃.....段士朴 (16)
- 傅青主与顾炎武.....段士朴 (22)
- 闲话宜园.....韩春华 (24)
- 顾炎武的外甥——徐氏兄弟.....史 汇 (26)
- 传是楼主徐乾学.....胡静鑫 (30)
- 回忆昆山抗敌后援会.....童友仁 (33)
- 日军侵占昆山记实.....沈明礼 俞 宁 译 (43)
- 敌寇魔爪下的昆山.....金 吾 (48)
- 沦陷时期的巴城.....巴城镇志办 供稿 (59)
-本 刊 整理
- 朱葆初、方慧东瀛创业记述.....童 基 (66)
- 东京昆仑堂主人朱葆初
- 介绍一位不大冒尖的收藏家.....亚 明 (77)
- 身在异国 心在故乡
- 记旅日华侨葛江氏.....朱健伯 (80)

我父亲胡石予生平事略	胡昌治 (85)
缅怀陶惟砥先生	刘冀 徐祖铭 (96)
妇女活动家王国秀教授	王义耀 (99)
爱国科学工作者汪盛年博士	朱为绳 (101)
在徐祖贻将军身边	钱振家 (110)
再记徐祖贻、陆修棠	冯英子 (114)

解放前昆山的医疗卫生机构	胡愈平 (117)
魏文伯与昆山血防	本刊 整理 (126)
陆瘦燕传略	王佐良 陆羲奎 (130)
南星溪王氏五世内科	马一平 (134)
闵氏伤科轶事	王潜园 (139)
四世名医闵家伤科见闻	潘冠球 (142)

亭林高风得薰陶

——民初县立“三高”简况	顾庆中 (147)
“壬申”与“榆巢”	张家凤 (150)
著名评话家顾宏伯	刘宗英 (153)

公路旧事掇拾	潘兰言 (170)
昆山油饼业浅谈	唐荫玉 (175)
建国初期的城乡互助	

——1951年工商界资金下乡	山火 (180)
昆山旧风尚——四季节序	鹿寿康 遗稿 (183)

顾炎武的治学精神

沈嘉荣

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衰落的巨大变革时期，涌现出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三位学术大师之一的顾炎武。他以学业上的建树和高风亮节，赢得世人的高度评价。同辈人盛赞他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都罕见的学人^①。后辈人称崇先生为“一代开派宗师”^②，在清理弘扬传统文化诸方面“今人已无从企及”^③。这不仅是炎武的故乡——昆山人民的光荣，同样是江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光荣。顾炎武之所以成为一代名人，其治学精神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恐怕是一个主要因素。

一、治学有明确的目标

顾炎武生当明朝末年，社会危机，理学贫困，士大夫言心言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风靡于世。炎武痛加针砭，指出这种坏学风造成“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他反复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④这一鲜明目的贯穿于他的全部著述活动中。《日知录》之撰作“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⑤。《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利病”二字命名，反映了作者锐意探究国计民生利弊，救民于水火之宏大志趣。从而，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弊政，振兴国家、民族的构想。如发展生产，减轻

人民负担，让庶人议政，等等。

二、重视实地调查考察

顾炎武是一位既读万卷书，又行了万里路的大学问家。清兵下江南之后，他在家乡屡遭排斥、打击和陷害，于是毅然离乡背井，遨游四方，往来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诸地，刘禾于长白山下，垦荒于雁门之北，广交师友，探究学术，深入考察。他随身携带着大批古籍，一路上读残碑，访古迹。走到关隘冲要之处就停下来，虚心地向老兵退卒询问当地的历史变迁和地理环境等情况，如果他们所讲与自己平时所知不符，便打开书本查核考订，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假如走在平原荒郊，无古迹可查，他就在马背上高声朗读古代的诗词篇章，以加深记忆，巩固所学。夜幕降临了，他回到旅店，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资料，精心考订，发奋著述。正因为如此，顾炎武的著作广征博引，探根求源。同一般从书本到书本耙梳而成的著作不同。正如梁启超所评述的，“试细读《日知录》中论制度、论风俗各条，便可以看出他许多资料，非专从纸片上可得。就这一点论，后来的古典考证家，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又说，许多人的作品不过“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棉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⑥

三、虚怀若谷，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顾炎武认为，天下的学问没有止境，昔日所得不足以自矜，后之所成又不容以自限；若不勤奋努力，不进则退；若满足于个人摸索，则自陷于孤陋寡闻。因此他遨游四方，广

交师友，相互间砥砺切磋，以求得学业上的不断长进。顾炎武每著一部书，总是拿初稿广泛征求友人的意见，然后改定订正再付印。《日知录》中的“丧礼主人不得升堂”和“停丧”等条，顾炎武征求并采纳了“独精三礼，卓然经师”的山东济南籍人氏张稷若的观点作了订正；《音学五书》则听取精于文字音韵之学的江苏山阳人张璐的意见，改正初稿中的谬误一二百处。顾炎武写过一篇题为《广师》的文章^⑦，列出十位友人的长处，指出自己的十大短处。以人之长比己之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反映了一位大学问家的胸怀，也透露了他之所以成为大学问家的秘奥。

四、贵于开拓创新

在文学创作上，他反对摹仿古人。他曾经直率地批评一位朋友的诗作，“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⑧在著书立说上，他反对抄袭之风。他认为，著书的原则应是“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⑨，但是，“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⑩。正因为炎武把治学视作创造性劳动，一生奋力开拓，成就辉煌，王鸣盛评述顾武炎的《音学五书》称：“欲明三代以上之音，舍顾氏其谁与归”^⑪。几百年来，学术界一直推崇顾炎武为清代朴学大师，古音学的开山鼻祖，一点并不过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注释：

①周若璠：《潜丘礼记》卷四。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③鲁迅：1933年6月致曹聚仁函。

- ④《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 ⑤《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
- 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⑦《亭林文集》卷六，广师。
- ⑧《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七。
- ⑨《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
- ⑩《日知录》卷十八，窃书。
- 11王鸣盛：《音学五书及韵补正论古音》。

（本文作者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亭林祠会活动散记

柯信之 整理

“崇崇屋三楹，烂烂秋一片”。坐落在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街以西的顾亭林祠，系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清张穆编写的《亭林先生年谱》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夏，何太史绍基醵资为先生建祠堂于寺西偏，隙地一区，架屋三楹，几筵礼器悉备，岁春秋致飨祀焉。二十四年（1844）落成。二月十四日辛亥公祭”。

现存的亭林祠，原系大报国慈仁寺旧址。康熙七年（1668年），先生曾寄寓于此。祠堂废弃年久，但在甬道的墙壁上还留有两块碑文，一块刻有何绍基和张穆经手建祠的经过，一块是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题词。祠落成时，上有曾国藩题额。

亭林祠一岁三祭，京中名公巨卿鸿生硕儒参与祠会祭祀的不在少数，至光绪年间，祠会废而不举。根据我邑方还老先生印行《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下简称《题名录》）^①所述，光绪间推请“苏人顾肇新董理移祀十里庄苏太丙园，正屋祀范文正公，西庑祀亭林，与祀者遂限苏州人矣”。方还本人曾于民国四年春参与祭事，并建议恢复原慈仁寺旧祠。而这一题名录也是在黄炎培先生入京时以“名人手迹”为名，建议方还印行的。当时共印千册，所费六百五十元，因印数有限，存世者不多。

题名录点滴地记下了当年亭林祠祭祀活动的可贵资料。

亭林祠从道光二十四年初祭至同治十二年（1873）秋祭止，历经道、咸、同三朝，前后凡三十年。每年除春秋戊口二祭外，更有五月廿八日先生生日祭。每次与祭者不少于十四、五人，最多的一次是道光二十九年秋祭，参与者有达二十九人之多。一年三祭，很少间断。见题名录，咸丰十年秋祭，正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期间^②，兵荒马乱，祭事只能暂停。

参与祭事的，“类多文章卓犖之士”。他们之中，大半是在京的编修、内阁中书、内阁学士、郎中、员外郎等头顶白色车渠顶和金色素金顶的六七品小京官，甚至还有举人、荫生、监生等候补官员。他们以“拜公祠下钦公学”的虔诚心情来参与先生俎豆之仪的。

在与祭者中，日后官至显宦的不乏其人。这里有道光进士，后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咸丰状元，贵为同治、光绪师傅支持康有为变法的翁同和；咸丰进士，数迁户部尚书位至军机大臣的潘祖荫；同治进士，曾为洋务派首领官拜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同治进士，曾任湖南巡抚清末金石文学家、书画家吴大澂等。

在这些名公巨卿中，以道光进士罗惇衍参与祭事最多，除家有丁忧和出任外省外，几乎每祭必与，即使在同治元年（1862），擢升户部尚书之后，也是如期到会执祭礼之役的。在题名录中，以一品大臣之尊来摄仪礼的，罗当是第一人。

在京的孔圣人后代孔宪彝（内阁中书）、孔宪珏（举人）和他们的儿辈孔庆辅、孔庆轼，也是这一代大儒的笃信者。

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的魏源和冯桂芬两位老先生，他们曾先后参与早期的祭事活动。前者受知于林则徐，

他编著的《海国图志》，打开了一贯以天朝自居大清帝国国民的眼界，后者曾是李鸿章的幕府，提出以“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等建议，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

亭林先生德行高尚，学贯天人，在国界受到很多人尊崇，题名录中先后两次记述了朝鲜使臣朴圭寿求谒设祭的经过。

咸丰辛酉末年（1861）三月二十八日，朝鲜王国礼部侍郎朴圭寿奉命出使北京，朴“雅慕先生之学”，入都后特偕安副使谒祠致祭。

同治十一年（1872），载惇大婚，朝鲜特派朴圭寿正使、成彝信副使、姜文馨书记官来京进贺。行前，再次诣亭林祠致祭。朴在题名录中亲自用汉文题书曰：“……时值秋祭，得与会祭诸君子订交，信可乐也。然念辛酉同拜诸友或在远任，或墓草已宿，今昔之感，不得已也”。朴使题词为中朝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一页。

题名录以题名为主。每次祠会由专人记下了与祭者姓名，对期而不至者，也留下他们的名字，除题名外，间或记下一些祠会活动，虽是三言两语，亦足窥其一斑。如在人际交往上，有为生者祝寿的，也有为死者追祭的，有客远行而举杯祖饯的，甚至同登毗卢阁眺西山晴雪的，也一笔不漏地记述下来。

与会者虽是当朝官员，但彼此融洽无隙，情趣横生。如咸丰七年（1857）生日祭，何绍基方从上房山南游归来，十指新伤，握笔不便，但在孔宪彝等人“强令”下，只得从命。他在题名后，歪歪斜斜地又记下了“软劣如小孩写红鸡公，可笑叹也”十四个字。这句话，既是“牢骚”，又是寻趣。

祠会同仁，大半是道咸年间著名书法家，他们墨濡雄笔，挥洒自如，但在题名之后，自书“丑恶万状”，或以“鸦涂”自哂，很有点幽默感。

题名录中也有一些“感时”之作，出守西北甘凉的董文涣自出都后，不参与祭事已二十二年，其中旧识，强半凋谢，回京于同治十年（1871）参加先生生辰祭，他不无感慨地写道：“……此卷文章，勋业并有可述，而涣猥以弩急，仅存与名其间，日月逾迈，蹉跎如故，展读是卷，其为可感叹而愧慙者，又何如也……”。

亭林先生于康熙年间成书的《肇域志》手稿，在题名录记事中也有反映，这一重要线索，有补于文献史上不足，摘要录之于下：

同治六年（1867）先生生日，内阁中书杭州人许善良初次参与祭典，他记下了家藏《肇域志》手稿流传经过：“先生有肇域志手稿二十册，藏予家四世矣。每册约三十页，每页约十二余行，蝇头细字，一笔不苟；续增者旁眉几满，读之恒苦，目力不继。咸丰庚申岁粤逆陷杭州^①，家藏书四十余橐散失无有存者……窃愿海内同志留心咨访，什袭藏之，庶不泯先生苦心，籍以补予疏漏之过，幸甚！”

事隔二年后，即同治八年春祭，有周寿昌老人再记其事。周自咸丰四年（1854）母丧归乡后，不参与祭事已十六年。他曾于道光十四年（1834），在杭州许家有幸一识先生手辑，“……草书细字，旁行斜上，以采笔勾点，间有涂扎。凡郡邑内乡村里社十里五里小地名，无不各载，险隘扼塞，一览而知……”。再记云：“先生前有小序数行，自云尚未成书，留待后来有志之士。此书真本，闻粤寇陷浙第二次始被毁弃，幸海昌蒋寅昉曾录副本……同治元年，予在德昌遇

蒋君，借此书在寓中两月，因恐孤本已有失，属同年严渭春中丞照缮一副册，并属舍弟寿祺，用朱笔照点一通，中丞属寿昌补订成书，校刊以传，未几去官，遂不果，惜哉！然此书在人间已有两册矣”。从以上两小段记事中，《肇域志》得流传于世，也是几经周折，前辈学人抢救文化，保护文献之功，能不令人深思！

同治十二年秋祭，有人提出来年春祭可兼祭山西阎若璩先生。阎若璩，顺治康熙年间人。先生精研经史，于地理尤甚，博考穷搜，创一家之说，亭林曾以所撰《日知录》、《音学五书》求问于阎，阎即为补正五十余条。徐乾学修一统志，开局洞庭东山，与阎相从最久。他与亭林先生在治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志趣并同，堪称双绝。在以后的岁月里，阎是否并祠，因无资料可循，只能存疑。方还在题名录扉页上手书的一段记事或可作为“废而不举”的依据。

历史给后人留了这一讽刺性的对照。以“砥行端方，讲求经世之学”著称于世的亭林先生是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奉礼部命入祀昆山乡贤祠，跟着京中的士大夫，于道光二十四年为先生立祠致祭，期间距先生病逝已有一百六十多年之久。而亭林从祀文庙则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清廷下令与余姚黄宗羲、衡阳王夫之同时在各地文庙从祀入配的，前后又相差了六十五年。同一个顾亭林，恩遇宛若两人，这里的微妙经过大概与慈禧发令、文字狱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注：

①题名录——十二开宣纸本，石印版。扉页正面印有吴郁生题签，上书《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光绪己亥七月重装)，背面有方还手写的小识，概述亭林祠沿革及成书经过，以下各页，印有何绍基所书“顾亭林先生遗像”七

个文字，一字占一页，转页有亭林先生小像一帧，后面刊有苏州名贤祠先生赞词，赞云：“一代大儒，学贯天人，隐居求志，比踪河汾”，下系历年祠会与祭者名字，共五十一页。第二卷是否有印本，访诸地方耆老均云不详。

②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从大沽登陆，随即占领天津，十月十三日(阴历八月廿四)，联军侵入北京。时咸丰帝于半月前逃往热河。在英法武力威胁和俄使诱逼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联军于十一月初分批撤离北京。

③咸丰辛酉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李秀成率部于十一月四日合围杭州，十二月廿九日攻克杭州。原文“庚申”(咸丰十年·1860)当是记忆之误。“粤匪”、“粤寇”系清政府对太平军诬蔑之词，常见于官方文书。